

# 素霞 (Shosha)

本社 譯

作者：辛格 (Isaac Bashevis Singer)

出版：紐約法史吉出版公司 (New York: Farrar, Straus & Giroux)

頁數：二七七頁

售價：八·九五美元

評介：雷契克 (Alan Leichuk, 小說家，最近的一部長篇小說爲「收縮」*Shrinking*)

• 23 •

以撒辛格原籍波蘭，是一位猶太教牧師的孩子，一九三五年移民到美國，在他一生七十四年中，一直都是位多產作家：記者、傳記家、兒童文學作家、和小說家。他用意第緒語寫成的書，連載在猶太人「前進日報」上，翻譯本在美國大受歡迎。這種人望上廣受歡迎的社會學，本身就是一項使人發生興趣的——如果分開來——主題。以我來說，還是個小學生在艾勒欽聯校上學時，「兒童雜誌」上就刊載着他的短篇小說，學校要求隨着艾勒欽校長、皮瑞茲、以色列辛格（以撒辛格的哥哥）、和其他的作品一起讀。這些

作家感到一種雙重責任，一方面想要把一種奄奄一息的語文和文化傳給青年人；一方面又想創造文學。這種雙管齊下的熱情，有時滋養了他們的作品，有時候却弄亂了他們的工作。在他這部最新的小說「素霞」——對英語讀者來說是對小說，其實它已經在一九七四年以意第緒文連載在「前進日報」上了——裏，很多的辛格以各種方式出現——新聞記者啦、猶太教牧師的孩子啦、兒童文學作家啦、歐洲難民啦等等。

「素霞」這部小說，談一位青年作家，對青梅竹馬交的心上人——遲鈍的素霞——永矢堅貞，認識時

她才七歲光景，多年以後，他回去和她成婚。「素霞」的主文，周轉不靈地夾在兩個人童年時代使人共鳴的開場佈景，以及作家從波蘭移民到美國後的維多利亞式收場白中間。這部小說具有自傳性，記錄下了一九三幾年代大屠殺前夕時，猶太人在波蘭的生活，也是在華沙密密麻麻文學與政治生活的編年史。其中，猶太青年心中，便有無宗教的共產主義和猶太教教義的爭鬭。這也是一位青年記者和初試啼聲的小說家格亞倫一生的故事，他是位猶太教牧師的兒子，一位懷疑論分子，說意第緒語的人，和一個娘娘腔——這位藝術家或許也就是辛格年輕時的畫像吧。而在最後，也就是在收場白裏，想把波蘭所有鬆動的線頭，連結在現代的以色列裏，有幾分像是對逝世人們的悼詞，和對大毀滅、對被害朋友們的回憶。在「素霞」中最好的段落裏，有迷人的景色和場面，感人的時刻，和大混亂的搖曳火光。

「素霞」中的人物多得很妙，辛格敘述的方式是從一處戲劇化的小小場面到另外一處，鼓勵了人物的變化多端。他採取這種方法適應報紙的連載，要求的是步調快速的情節，簡單的故事路線和巧妙的顛倒，

和對人物寥寥數筆的勾勒。看辛格的作品是一種舒服服自在在的經驗，有些兒像看貝婁長篇小說赤裸裸的輪廓，沒有後者強烈的血肉真實感。辛格的特性始終是位記者——把握住的是表面而非深度——文體，也是種新聞體，它在描寫上流行的是簡化和整齊的結構。

本書中最活生生的角色，便是那位哲學家院士費英禮博士，「精神激素」的作者，却是「追女人」的第一把手。費博士是一位風趣的偏執狂和入世的神秘家，他矛盾林立，而人們願意他還多有一些。他的談話隨着不恭不敬冒了出來；「我喜歡猶太人得緊，哪怕我沒法子受得了他們，進化造不出他們來，對我來說，他們是上帝存在的唯一證明。」在輕鬆一點的語氣上，有位美國百萬富翁的建築商楚桑莫，在華沙捧相好的女演員施貝蒂，俗不可耐的做手等於極其精明，楚桑莫是一個挖苦得很好的典型，入骨三分而又逗人喜歡。可是大多數人物都是女性，他們一個疊一個的愛慕年輕的格亞倫。其中一位是契雪利太太，從前是一位猶太理性主義派，正是「如狼似虎」的三十來歲，她的熱情就在文學、在亞倫上。（「我喜歡斯

文文，」她向他解釋這：「但不是在床上。」）絲杜拉是一個矮矮墩墩胸部豐滿的史達林派，她對這位青年作家教訓資本主義頹廢的缺點，却輕佻地跟他滾上了床（「我們耽迷在一點兒前奏裏，一點兒中奏，有時甚至來點兒餘興。」）還有個波蘭的鄉下妞兒特卡娜，在各方面都伺候他。施貝蒂多少是一個飽經世故的女演員，在紐約市猶太人戲院演砸了，要在亞倫的戲裏去上一角，發了瘋似的愛上了他，向他提出一種合宜的婚姻，有的是寬大頭楚桑莫的錢，最後便是素霞自己了，她在童年便很遲鈍，心靈和肉體都沒有成長，可是主角却再甚麼也選上了她做新娘。總計起來，人們業已看到，這個年輕的作家是一個幸運兒——或者不幸運的、仰賴他人的人——他有天堂的夢想，包括了凡世的閨房羣美、在本書中，辛格的願影自憐觀很可愛，既古色古香，毫無毒害，而又十分優雅。

除開逗人歡喜的角色外，也有令人信服的佈景——一九三幾年代的華沙。描繪出來的華沙景色，所具有的地點、氣氛上的常識，是辛格最近想寫美國景色中所沒有的。它們回原路到了他那些優秀作品裏，就像他的回憶錄「父親的法庭」一樣。本書中有波蘭

猶太人地區熱鬧的街道，穿插着猶太人的盜匪和妓女，和虔誠的猶太人家庭、工人混合在一起，描寫得力透紙背、馬鈴薯糕、雛豆、和蠶豆的香味兒真真實實；在那些克難造成的房間裏，猶太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孵化成形，他所寫出的友誼感；或者在作家聯誼社裏下一局棋喝一杯茶，作家的才華受人評論，名譽遭了暗傷，這一切都確確實實。從辛格的柯端其曼那街到我所住的布洛克林區比特全街、或者舊東區，根本沒有距離；儘管相隔萬里，它們却都是緊鄰。人們在對話中領悟出意第緒語的片段時，我却更為懷念在過份淨化的翻譯中意第緒話的聲音。

快快活活地，格亞倫置身粥粥羣雌裏，他那仁慈為懷的閨房數美，佔了本書的大部份，也是情慾主題——夢想——的一部份，顯然是老家長（辛格）內在心愛的事情。書中，費莫禮博士當這個青年作家的顧問：「要點就是別吝惜傷感。今兒個的猶太人喜歡三件事情！性，舊約，和革命，統通混合在一起。把這些寫給他們，就會把你捧上天去了。」在「素霞」一書裏，便是這種混合。（摘譯「紐約時報書評」七八